

◎ 落红馆文丛 ◎

故事集

GUSHI JI

李尔重 / 著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落红馆文丛

故事集

GUSHI JI

李尔重 / 著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事集/李尔重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7.6

ISBN 978-7-5430-3693-2

I. 故… II. 李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3004 号

著 者:李尔重

责任编辑:胡克庆 候 舜 何小敏

封面装帧:刘福珊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wuhanpress@126.com

印 刷:湖北通山县九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3.625 字 数:90 千字 插 页:4

版 次: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手稿、书籍的仪式上与陈建功同志合影



抗日战争时期李尔重同志（左一）在冀南军区



与黄铁同志亲切交谈



上世纪50年代合影
(前排左起巴南冈、李尔重、王来；后排左起
黄铁、宋晓菲)

目 录

前 言	(1)
寻芳记	(2)
采参记	(30)
升官记	(43)
理囚记	(55)
解怨记	(81)
南行记	(97)
宫城记	(108)

前 言

故事集记叙了七篇故事，有的写人，有的写鬼，写人的部分为主。有阶级存在的社会，都是人鬼杂处的社会：人，衣冠楚楚的；鬼，是披着画皮的“人”。人，做出了人的举动，创造着文明历史；鬼，做出了鬼的举动，创造着晦暗的历史。人不喜欢鬼，鬼也不喜欢人，但两者又是矛盾的统一体。是人，都是要努力做人，做人就要与鬼斗，人生就是与鬼斗的过程。是鬼，必危害于人，他们常常披着画皮骗人，也时时露出狰狞面孔威胁人。但他们最怕钟馗。

见人做人，见鬼打鬼，是人的义务，这几篇故事给出了这方面的情趣。

寻 芳 记



张毅团长自己命令自己，端起机枪，喊了声，同志们跟我来！
一阵狂风，闯进了敌人包围圈……

在河北大平原跟日寇作战，是一种特殊的方式。在山区往往以山为依托，跟敌人周旋。在平原没有山，一望千里，都是平地，没有山可以作为攻守的阵地。徐向前同志教大家开展“造山运动”。他说：“把群众发动起来抗日，便处处是山。”

1941年前后几年，平原的群众与八路军结为一体，打了许多胜仗，也参加了百团大战，把京汉、津浦、石德，几条铁路给掐断了。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被打得蒙头转向，找不出一条致胜办法。日寇参谋本部便撤了多田骏，换上了冈村宁次。1941年7月，冈村宁次接任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之职。

冈村宁次是一个侵华老手。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入伍之后，便参加了日俄战争，在中国东三省搞得很熟。1931年9.18事变，他也参加了侵略行动。七七事变，中国发起了全面抗日战争，日军为了防止苏联出兵东三省援助中国，引发了张高峰事件进攻苏联之战，冈村宁次在张高峰一带被红军打败了。之后，他在长江一带担任了侵华的主将，张自忠将军就是与他作战中，牺牲在襄阳一带的。

冈村宁次是沾满了中国人血的屠夫。

他总结了多田骏失败的教训，从华南调14个师团压到华北，对华北平原采取增修铁路、公路及毁民沟，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狭小的“豆腐块”，“豆腐块”周围建立碉堡和据点，使抗日武装失掉回旋余地，以便就地消灭。刘伯承师长称之为敌寇的“囚笼政策”。

冈村宁次利用优势兵力和构建的地形，施行“铁壁合围”、“反复剔抉”的办法，企图消灭八路军和一切抗日武装。

根据地里，战斗频繁，人民遭难，形势确实艰险。

行军必过路（铁路或公路），

天天闹敌情。

夜宿岗楼下，

抬头看明灯。

这首“顺口溜”刻画了两个情况：一方面，部队每次活动，都要穿过铁路和公路。一方面，有群众掩护和被争取的敌伪军合作，小部队和干部常常住在敌人眼皮底下。

团长张毅在军区的指挥下，率部参加了粉碎 1942 年三次“铁壁合围”的战斗：3 月 25 日，4 月 29 日，6 月 11 日。在战斗间隙，部队休整。

妇女主任郑红偕同其他群众团体负责人，忙着养护伤员，坚壁清野，除奸反特，动员参军。活，是忙不完的，郑红与大家抓空子休息一下。

战时的休息跟太平年间的休息不一样。太平日子的休息是“休闲”，饮酒、聊天、游玩，“爬窝睡觉”。战时的休息多半是“休整”，总结经验，整顿组织，准备再战。

虽如此，到底不同于紧张的工作，有时间也谈论个人思想私人生活的事。

郑红接到王林带来的一封情书。

捎信的人是侦察员王林。

搞侦察工作的人，都是机智精干善于应变的，通称“变色龙”。

王林戴着一顶破草帽，帽沿遮着个“鬼门六眼”的脸皮；躬腰驼背挨到郑红身边，用老人的噪音对郑红说：

“郑主任！给你一封信。”

王林边说边转身，拔步要走。他是故意逗郑红的，看她着急不。

“哪里来的呀？”郑红问。

“信上会告诉你的！”

“你是那一位呀？喝口水呀！”

“我不喝水，要领赏！”

王林把草帽一摘，身板一挺，露出了原形。

“郑主任！这信可非同小可哟！一字千金啊！赏我什么？”

“你这个鬼，就会装神弄鬼！吃饭了么？”

“说句实话，今天走了五十多里，尿水撒干了，肚子前靠后了，有好吃的，拿来吧！”

四两一个的馒头，吃了四个；又搭上两根油条。王林还不满足，又伸手去摸馒头，郑红用力按下了他的手，厉声喝道：

“少吃点吧！保命要紧。”

郑红知道：吃野菜树叶的人，肠胃薄了，见了粮食，吃太多了，消化不开，会把人撑死。王林也懂郑红的好意。

“我摸摸它，是表示亲热，难道我真往死里钻？有稀的么？”

王林喝了一大碗稀饭，抿抿嘴，缓过气了，开始摆起龙门阵来。

“主任，我跟你讲。你不知道这‘4·29’大合围有多玄，四处是敌人，机枪步枪，枪声比炒豆子还密，上边还有飞机。冈村宁次给咱们来了个带盖的铁壁合围。咱们司令员不慌不忙，一边指挥部队对空射击，一边把几挺机枪集中向敌人横扫。军区机关部队冲出去了。吓，战士们都像小老虎……”

郑红听着这有声有色的描述，既有兴趣，又心不在焉。她等着张团长的消息。王林学相声演员的本事，故意在抖“包袱”。他知道郑红在等什么，偏不说什么。郑红直着眼看他，他突然来了个峰回路转，故作惊人之笔。

“机关部队脱险了。忽然有人说：政治部主任没出来！在这种时刻，抢救主任，刻不容缓。你猜怎着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“张毅团长自己命令自己，端起机枪，喊了声，同志们跟我来！一阵狂风，闯进了敌人包围圈……”

郑红攥紧了拳头，咬紧了嘴唇，看见了张毅与敌拼搏的天神形象。她头上冒汗了，急切地等待下文。

“张团长杀了一阵，闯出圈外，不见政治部主任，返身杀进重围，又杀出来，还不见政治部主任。第三次又杀进了重围……”王林停住口，喘气。郑红急问：“怎么了！你说呀！”“第三次，好险哪！杀开一条血路，才救出政治部主任。了不起呀，长坂坡，赵子龙……”“他还好吧？”郑红问“他”，不问“张毅”。王林做了个鬼脸。

“你问塔？和尚坟？”

“别开玩笑！说真的，他没伤着吧？”

“主任！他不是给你寄信了？他，好好的。衣襟和袖子上，穿了几个窟窿。见了面，缝上几针就行了。他，完好无缺！看信吧！”

一颗心稳稳地落到肚里了，郑红仔细地读信。信上的文字，丝丝，片片，袅袅，摇摇，缠人，抓心，似山泉清澈，似春花怒放。此中自有真味，郑红自己感知。

恋人的思绪是永远沸腾的水，永远是此伏彼起的，这头落地了，那头又翘了起来。

“他何时来看我？”

张毅的信上说了：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二人可以结婚，并且约定在部队休整期间举行仪式。这个喜讯的分量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郑红想到了结婚的甜蜜，自己应该做的准备，比如把被窝洗干净，想办法置办新鞋新袜，把头发修剪一下，婚礼上应举止大方，等等。这一切结成了一个令人难耐的疙瘩：思之如渴，望眼欲穿，“十二栏杆倚遍，望断南飞雁”。

这次第，如何排遣？

“他，曾跟我讲过革命夫妻的特点。……”郑红回忆着。

“革命夫妻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，不是以肉欲为基础的。列宁也说过精神恋爱不能生孩子，可我们终不是为生孩子结为夫妻的。我们是平等的，互相扶持的。你不是我的私有物，我不是你的私有物；咱们的生命属于革命，服从革命利益是准则。”张毅正眼观察郑红的反映，郑红的表情是无可无不可。张毅怕伤着她的心，补

充说道：“当然，在爱情上是要专一的，我属于你，你属于我。可是不能把这个套入世俗的公式：你死了，我也不活！”

“你不要说了！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。我牺牲了，你当然痛苦；你牺牲了，我也痛苦。但，谁也不能因为对方牺牲而自杀。生命是属于革命的呀……”

这些道理，郑红完全懂。可有谁愿意听“假如你（或我）牺牲”的话呢？生活中许多事，常常是以无言的方式被承受了的。

张毅来了，和郑红住在一个村里。郑红想尽快见到张毅，张毅却有条不紊地安排团里的事项。吃过晚饭之后，他到了郑红的住所。

两个人紧紧地握手，手掌和手指把什么话都说完了。平时积淀的车载船装的话，都飞了。

“你还好吧！”郑红说的。

“我好！你呢？”张毅说的。

“这回可以多住些时吧？”

“这得由日本鬼子决定。中国人谁不想平安睡觉呢。”

“那，咱俩的……”

郑红担心结婚的事中途变卦，两眼怜爱地瞅着张毅，张毅拉她坐在身边。

“板上钉钉，别胡思乱想。”

“我怕！”

“不要怕！幸福是我们自己造就的。想到幸福的美妙，总是怕把它丢了。是不是？”

“那你不是？”

“我也是。我也为结婚的事陶醉着。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呀！”

“你为大事准备了啥？”

张毅从衣兜里掏出一条雪白的长巾，巾面上结着密密麻麻的

线疙瘩。

“这个，当围巾，好不？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日本兵的护身符，叫千人针，日本妇女在上头结了许多疙瘩，说是可以避开子弹，打不死。”

“这个鬼东西，要它干啥！”郑红把它扔在一边。

张毅又掏出一个小铜佛，递给了郑红：“喜欢这个不？”

“这个，好玩。哪来的。”

“也是日本兵的护身佛。”

“鬼子身上的东西，扔了它。”

张毅转身叫来门外的警卫员，“把背包拿来。”警卫员拿来一个从日军身上缴获的翻毛牛皮背包，黄黄的牛毛，方方正正的包，很招人喜欢。

“这个，日常用起来方便，你喜欢不？”

“这个好！”

郑红喜欢这个背包，使用方便，便背在背上，欢快地走步，她不嫌这是日本兵的东西了。

郑红为张毅备了饭：小米稀饭里加上面条，教作“合子饭”。老乡家里没有白面，便没有馒头和大饼。张毅吃着“合子饭”，等着干的，几次用眼睛问郑红。

“不用急，有你吃的。”

郑红转身端来了一大碗青葱葱的东西，不是干饭，也不是稀饭。郑红说了：

“苜蓿芽和玉米面炒的‘苦雷’。吃过么？吃吧，好吃。”

饭后，郑红把自己做的新鞋和新袜，给张毅看了。还把做的一双灰布袜子递给了张毅。

“穿穿，合脚不？”

张毅穿在脚上，宽窄合适，也挑了毛病。

“怎么袜面上两串白线针脚，多难看。”

“你看花了眼！这叫蚂蚁上树，走遍天下，都会说这，是细活。”

张毅可意地笑了。

“好了！我该回团部了。后天，我来迎亲。”

“还开玩笑，你就不会再嘱咐几句，免得后天出纰漏，闹笑话。”

张毅站住脚，想了一下，正颜正色地说：

“也好，原来准备入洞房说的话，提前说了也好！”

“快说，什么梯息话？”

“说了，你不能生气！”

“那里的话！快说！”

“革命的洞房里有约法三章，因为你我工作岗位不同，是要遵守的。”

“什么呀？”

“第一，组织上允许我看的文件，你不许看；第二，我参加的会议，讨论了什么，你不许问；第三，组织上派我出外办事，有的可以告诉你，有的不能告诉你。可以么？”

“组织上的规矩，人人要守。我懂！”

懂，执行起来是不顺畅的。这是革命夫妻的特点。

星期天来了，度日如年所期盼的星期天来了。

在这一天，张毅和郑红举行结婚仪式。

团供给科长给新郎新娘送来崭新灰布棉袄。在婚礼屋的桌面上铺了一张青毛军毯，上边摆了花生、红枣，还有两盘香白杏；屋子还挂上了一挂玻璃罩子灯，墙面上贴了大红喜字。

屋子的景象，还是堂皇的。

说是下午两点举行婚礼，可张毅没有来。

郑红当然是急不可待的，无端的折磨，缠绕着她的身外，搅扰着心内。她相信张毅不会在这种事上失约；一定是有事牵住了他。可也该送个信来，让人放心呀。信，也不来。男人，不近人情，不知

道女人受罪的痛苦。不过，还是不要恨张毅，他是一个纯正老成的人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

郑红，只能独自经受折磨，别人解不了她的苦处，她自己也没办法解脱自己。数分数秒扳着指头算。期望笑到尽头，偏无尽头。

太阳已经落山了，玻璃灯也点亮了，消息仍然渺茫。

哭不得，笑不得，立不是，坐不是，无处可适，处处不适。

张毅的警卫员小马突然进来。

“小马！你怎么这时候来？”

郑红的意思是：这时应是张毅来，不应是你来。

“部队马上出发，团长叫我给你送个信。这不？信口都没封。”

信上写着：“红！因紧急战斗任务，部队马上出发，临急告别，胸闷气噎！来日再见，珍重千万！”

郑红呆了。小马急着要走。

“郑同志，有信给张团长么？我得赶快走啦！”

“啊，啊！去！保护团长，保护团长。这儿有两个梨，你一个，团长一个！”

小马大步蹿出门外，将要上马，郑红抢前拉住了他，递给他一个绣着两只莲花的针线包。

“带给团长！我知道你们有针线包。这个好，黑线，白线都有；大针、小针都有。”

小马抽身上马，腾空而去。郑红倚在门外，只嘴唇在动，却没有声音。

张毅的部队一仗又一仗地打，转战进了太行山。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，随八路军总部作战，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了。

这个消息传遍了四方。

郑红还听说八路军总部受了很大损失，北方局党校也牺牲了很多同志；战斗部队损失多少，却听不到消息。

郑红曾住过北方局党校，熟习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麻田，麻田之

南是上下清泉，麻田之北是上口下口。两旁是重重山峦，中间是漳河；在这一条河谷里，连绵不绝地住了许多机关部队。在这里与敌人作战，要冲出山外，当然要付出艰苦努力。高大的碧云峰，直插云天，矗立在总部的身边。

“要是从这一带突围，肯定要打一场恶仗！”

人们惯于用“枪林弹雨”形容战火纷飞的场面。其实，置身战场上的人们全忘了“枪林”和“弹雨”，全神贯注地注视敌人动作和枪弹炮弹的落点，听从指挥员的指挥与同志们协同动作。这批同志倒下了，那批同志继续战斗，子弹射到任何人的身上，也就是人手一下的感觉，被射到身体要害处，只一刹那便倒下了。这个场面，郑红也是经历过的。

“张毅，会不会……？”

郑红总不愿用“有闪失”回答自己，而自己又不敢相信“全然无事”。这是一种自己制造又不肯推开的折磨。

郑红希望有人帮她解脱。等啊，盼啊，祷告啊，时间给她带来了希望。

军区的作战参谋蒋力去总部学习，毕业回来了。他当然是最了解八路军总部情况的。

郑红按约定时间，到了蒋力的住处，一间有炕屋子。他坐在一个小木凳上，以炕为桌，在整理文件。

“当参谋总是忙的。歇一下吧！”郑红向蒋力打招呼。

“你不知道哇！司令员插手一站，参谋就得浑身出汗；司令员大声一喊，参谋就得打转。好久不见了，你好？”蒋力会逗趣。

“谢谢你！一切都好。听说你们在反扫荡中吃了苦头。”

“别提了！首先是我们的参谋工作没做好，给敌人钻了空子。多亏了战斗部队打得好，虽然牺牲了左参谋长，却保住了彭副总司令。”

“张毅的部队也参加作战了吧？”